

卷之三

三傳辨疑卷第十五

襄公

元年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左氏曰巳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為討二月齊太子光為質於晉劉氏曰由是言之則多矣豈專用舊史者也葉氏曰若但為謂楚已取之追書繫之宋則何宋志之云乎城虎牢此亦諸侯取之鄭也若是則當追而謂之鄭虎牢矣愚謂彭城雖為楚所據然猶宋之彭城也書宋彭城理也何必為孔子追書

哉辨又見本義齊質太子亦未可信蓋齊晉皆大國未必一討而即質其太子况晉討齊經所不見  
公羊曰宋華元曷為與諸侯圍宋彭城為宋誅也其為  
宋誅柰何魚石走之楚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  
魚石之舉柰何以入是為舉也楚已取之矣曷為繫之  
宋不與諸侯專封也此傳前一段論彭城繫之宋者本魯史之舊而孔子因之非特繫宋以見不與諸侯專封之意也予於本義既言之矣  
穀梁曰繫彭城於宋者不與魚石正也此亦公羊之意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  
于鄆

左氏曰夏五月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

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鄆以待晉師晉師  
自鄭以鄆之師侵楚焦夷及陳侯晉侯衛侯次于戚以  
為之援案經書韓厥帥師伐鄭則謂諸侯者誰歟又既伐鄭而復侵楚則當書曰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晉韓厥帥師伐鄭之師遂侵楚若召陵之後先書侵蔡蔡潰遂伐楚之文則豈不功過明白何獨掩晉侵楚之事乎且此舉衛侯不見於經而晉侯不出此其傳言之詳而經之畧如是乎此其舉無可信者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左氏曰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葉氏曰楚在鄭之南宋在鄭之北楚何以不直救鄭乃越鄭而侵宋乎誠或有之經當善與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同文不應文見也愚謂晉伐鄭在夏楚侵宋在秋安知非晉師已歸而楚遂侵宋乎又鄭方受晉兵又安

敢侵宋取大丘乎誠或取之經何以不書且晉悼之賢不應捨大丘而不圖也

邾子來朝

左氏曰邾子來朝禮也大獻國凡杜氏曰春秋之世小國朝

愚謂天王崩魯襄在邾子來朝而曰禮乎

冬衛侯使公孫剝來聘晉侯使荀瑩來聘

左氏曰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

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葉氏曰此乃春秋疆弱天子之禮也諸侯朝以圖天下之事

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天子之禮也諸侯朝以圖天下之事

闕之云尤見其妄康侯胡氏曰簡王崩赴告已及藏

諸侯之策矣則宜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邾子方來修

朝禮衛晉方來修聘事於王喪禮諸侯相見秦人肥瘠而

左氏以為禮也存耕趙氏曰素禮諸侯相見秦人肥瘠而

者六其一曰天王崩今簡王在殯而諸侯紛然相聘相

賀不臣甚矣禮有大小舉其大則略其小可也天王

喪諸侯奔之禮之大者也諸侯即位遣使聘問禮之小

者也簡其大而勤其小不能三年而總小功此之謂矣

二年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左氏曰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楨以自為櫬與領琴

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

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穀梁曰其曰衛甯殖如是而稱于前事也劉氏曰說者曰初衛侯速

卒鄭人侵之故舉審殖之報以明稱其前事皆非也將  
尊師少書將書法然也何至于此獨為異乎孔子曰以  
直報怨也豈以德報怨若人伐已喪已亦伐人之喪是以怨  
報怨也豈以直報怨者乎春秋豈為此書之或葉氏曰  
審殖獨舉名氏此亦將尊師少以傳皆無見范審謂衛  
前趙看不正其敗前事同其事三傳皆無見范審謂衛  
侯卒鄭人侵之故鄭伯卒審殖復侵之伐喪非善事也  
春秋豈以是與人之報怨哉

已丑葬我小君齊姜

左氏曰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

晏弱城東陽以逼之非本義不錄

公羊曰齊姜者何齊姜與穆姜則未知其為宣夫人與

成夫人與陳岳氏曰書何夫人自桓公之後至襄公之前書

善則桓夫也僖二年書葬哀姜則莊二十二年書葬文

書葬成風則莊公之妾僖公之母也文十七年書葬聲

姜則僖公夫人也襄九年書葬穆姜則宣公夫人也齊  
姜婦也穆姜姑也婦先姑薨穆姜有美楨頌琴齊姜之  
嫌文子取之以葬故有虧姑成婦非禮之嫌斯成公夫  
人明矣公羊不知婦先姑薨故疑之又曰齊姜穆姜者  
是不知道齊之謚

冬仲孫蔑會晉荀瑩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

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公羊曰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

則曷為不言取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諱伐喪

也曷為不繫手鄭為中國諱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

何歸惡乎大夫也葉氏曰此荀瑩以鄭數叛城虎牢以逼

然有輕重不得並譏鄭自是服遂為蕭魚之會此固義

遂之善者安得謂之惡

穀梁曰若言中國焉內鄭也劉氏曰鄭不服晉諸侯伐之可謂外之矣反謂內之乎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左氏曰故書曰殺其大夫公子申左氏不知春秋書殺其大夫之義每妄為之辭

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

子先已未同盟于鷄澤

穀梁曰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辨見莊十六年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

公羊曰其言如會何後會也曷為殊及陳袁僑為其與

袁僑盟也案上言及者內辭也下言反者及袁僑盟也曷殊及哉皆文法然耳

穀梁曰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及以及與之也諸

侯以為可與則與之不可與則釋之諸侯盟又大夫相

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鷄澤之會諸侯始失政矣大夫

執國權曰袁僑異之也謂與之曰此兩及者文當然耳所

夫大夫不敢與君盟故使大夫與之盟耳觀穀梁之說

似解渙梁之會大夫盟非解此鷄澤之會諸侯之大

及袁僑盟也愚謂穀梁謂是以然原劉氏意謂春秋書與

四年夏叔孫豹如晉

左氏曰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

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

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認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非本義不錄

秋七月戊子夫人文氏薨

左氏曰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

咎初季孫為已樹六擯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

孫曰畧匠慶用蒲圃之擯季孫不御止君子曰志

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啖氏曰若如在

書薨葬其文當在定十五年姒氏卒下誤在此耳但諡曰定姒故知非誤彼既言不成喪既不必更娶此語故不取葉氏曰魯之有定姒哀公之母也前定公葬而卒哀公未君故繫之定公稱定姒而禮有不備焉則所謂不殯于廟無櫬不虞者是也定姒而蓋襄公之妻母季文子為政初無櫬以夫人之禮成之而亦言是言故慶匠以為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然經書夫人文氏薨葬我小君定弋則慶匠之言季文實行之也左氏穀梁不能辨二定弋乃以定姒之事言文之遂誤以弋氏為穀氏審如左氏言不殯于廟無櫬不虞於其說不得稱夫人春秋何為以夫人書之哉愚謂此當以公羊為正也哀公特復諡定姒也故知此當以公羊為正也

葬我小君定弋

公羊曰定弋者何襄公之母也 妾母也

五年叔孫豹卽世子巫如晉

左氏曰四年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卽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卽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臯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五年穆叔覲卽太子于晉以成屬卽書曰叔孫豹鄭太子巫如晉言此諸魯大夫也 革老孫氏曰鄭世子巫書如晉以我之矣愚謂以理勢觀之莒欲滅卽欲依晉以圖安故託魯以往觀戚之會卽人與焉情可知矣若請屬卽卽遂為魯附庸則戚之會卽不復與矣餘見五年成之會

公羊曰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為叔孫豹率而與之俱

也叔孫豹則曷為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莒將滅之則

曷為相與往殆乎晉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柰何莒

女有為卽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 公羊言莒將滅之一句得之餘皆妄也夫

既曰莒將滅卽又曰莒女為卽夫人欲立其出是相戾也此即穀梁所謂莒非滅也立異姓蒞祭祀滅亡之道之意但不明言耳

穀梁曰外不言如而言如為我事往也 案齊侯鄭伯如也外未嘗不言如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穀梁曰吳謂善但為稱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 吳人嘗

謂善但為稱緩設使有之亦非本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左氏曰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

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

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

功劉氏曰傳曰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

經言壬夫貪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此傳解

刑夫共王教壬夫謂壬夫謂之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乎不

傳指言貪以著其惡共王殺之可謂不刑乎解經若取

舍安從哉葉氏曰鷄澤之盟傳言楚子申為令尹侵欲

小國陳成公使袁僑汝會永成今以楚子為

貪當矣則安得復謂共王為不刑哉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

左氏曰九月丙午盟于戚穆叔以屬鄆為不利使鄆大

夫聽命于會案經無月日而傳有之經曰會而傳曰盟

之言也蓋左氏見叔孫豹與鄆人列于會故又妄意穆叔

故妄意其屬鄆至此又見鄆人列于會故又妄意穆叔

為不利而使鄆仍聽命于晉且四年冬公如晉時公與

孟獻子既請于晉以屬鄆而晉已許之矣何必又時叔

孫豹與鄆世子如晉以成屬鄆乎魯未踰年穆叔又以

屬鄆為不利而還鄆于晉魯之援來報往如此晉肯一

聽魯之從違而還鄆于晉魯之援來報往如此晉肯一

手無是理也

公羊曰吳何以稱人吳鄆人云則不辭劉氏曰公羊曰

鄆人云則不辭是也言不當稱人以為文辭也然公羊問吳

何人以稱人者是不辭是也言不當稱人以為文辭也然公羊問吳

何以稱人者是不辭是也言不當稱人以為文辭也然公羊問吳

也君臣異辭此其所居不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晉其臣未會

也君臣異辭此其所居不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晉其臣未會

也君臣異辭此其所居不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晉其臣未會

也君臣異辭此其所居不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晉其臣未會

也君臣異辭此其所居不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晉其臣未會

也君臣異辭此其所居不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晉其臣未會

也君臣異辭此其所居不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晉其臣未會

也君臣異辭此其所居不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晉其臣未會

也君臣異辭此其所居不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晉其臣未會

也君臣異辭此其所居不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晉其臣未會

也君臣異辭此其所居不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晉其臣未會

也君臣異辭此其所居不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晉其臣未會

也君臣異辭此其所居不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晉其臣未會

也君臣異辭此其所居不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晉其臣未會

也君臣異辭此其所居不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晉其臣未會

也君臣異辭此其所居不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晉其臣未會

也君臣異辭此其所居不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晉其臣未會

也君臣異辭此其所居不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晉其臣未會

也君臣異辭此其所居不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晉其臣未會

也君臣異辭此其所居不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晉其臣未會

也君臣異辭此其所居不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晉其臣未會

也君臣異辭此其所居不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晉其臣未會

也君臣異辭此其所居不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晉其臣未會

也君臣異辭此其所居不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晉其臣未會

也君臣異辭此其所居不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晉其臣未會

也君臣異辭此其所居不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晉其臣未會

也君臣異辭此其所居不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晉其臣未會

也君臣異辭此其所居不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晉其臣未會

也君臣異辭此其所居不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晉其臣未會

也君臣異辭此其所居不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晉其臣未會

也君臣異辭此其所居不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晉其臣未會

也君臣異辭此其所居不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晉其臣未會

也君臣異辭此其所居不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晉其臣未會

也君臣異辭此其所居不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晉其臣未會

也君臣異辭此其所居不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晉其臣未會

也君臣異辭此其所居不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晉其臣未會

也君臣異辭此其所居不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晉其臣未會

也君臣異辭此其所居不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晉其臣未會

也君臣異辭此其所居不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晉其臣未會

也君臣異辭此其所居不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晉其臣未會

也君臣異辭此其所居不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晉其臣未會

也君臣異辭此其所居不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晉其臣未會

也君臣異辭此其所居不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晉其臣未會

也君臣異辭此其所居不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晉其臣未會

也君臣異辭此其所居不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晉其臣未會

也君臣異辭此其所居不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晉其臣未會

也君臣異辭此其所居不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晉其臣未會

也君臣異辭此其所居不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晉其臣未會

也君臣異辭此其所居不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晉其臣未會

也君臣異辭此其所居不在會也今會吳人于戚晉其臣未會

冬戍陳

公羊曰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  
可得而序故言我也案魯史書戍陳乃紀一國之事然  
非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若當時晉侯命諸侯戍  
陳孔子因之不可得而加耳魯史書諸侯戍陳夫亦何傷但魯史錄內事僅書戍  
公至自救陳

穀梁曰善救陳也辨見莊二

辛未季孫行父卒

左氏曰季文子卒大夫入欵公在位宰充家器為葬備  
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

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

不謂忠乎存耕趙氏曰行父仕魯更三君矣專秉國政  
之過方仲遂殺嫡立庶行父為之儉而蓋其大不忠  
薨乃藏臯於東門氏而逐歸父薨姑以成婦為正卿而  
不終其君左氏之謂之終將誰欺乎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左氏曰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杞八春秋至此  
畧與闕文耳豈有前此赴而不以名至此以同盟而赴以名之理乎

夏宋華弱來奔

左氏曰宋華弱與樂營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  
怒以弓楛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楛於朝難以



季孫宿如晉

左氏曰晉人以郕故來討曰何故亡郕季武子如晉且

聽命始劉氏曰左氏曰五年夏叔孫約郕世子巫如晉

會故經書吳人郕人則是何魯已辭郕矣晉已知人聽命

節之滅非魯責也晉人何絕或來討郕又曰晉人滅郕今

持賂也若郕於魯有屬無絕何所恃賂而取滅郕則傳

魯言皆不實也黃氏曰以經考之則莒與郕同預戚之會

莒之滅郕而反討於魯何哉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左氏曰遷萊於郕高厚崔杼定其田則萊傳皆言滅萊

廟而不存矣左氏又言遷萊于郕則書齊侯滅萊手

之耳春秋曷不書齊侯遷萊于郕而書齊侯滅萊乎

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左氏曰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

所以祈農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

宜其不從也不從此獻子之妾也魯郊耕而後卜郊所以

以賜得郊而不得與周同故自建子之月卜之至建寅

之月三卜而得吉適與周同故自建子之月卜之至建寅

也亦何事於啓蟄乎蓋獻子嘗謂正月而魯郊非所較

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

至之郊故以是為啓蟄之節始於祖矣其意蓋將僭周禮

者不察遂以為魯君孟春祀帝於郊配而以稷季夏六

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左氏從而實之以啓蟄為六

子左氏之言是矣其曰自建子之月卜之至

建寅之月則又或於周正改月之說也

穀梁曰夏四月不特也三卜禮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三卜而不吉則神不歆非類可知矣  
穀梁乃曰禮邪餘見僖三十年

秋季孫宿如衛

左氏曰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執非貳也

黃氏曰子叔之聘七年矣宿初執政自締私交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郟

左氏曰鄭僖公之為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

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

子豐欲翹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鄆子駟相

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郟子駟使賊夜弑

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趙盾

侯死例書名此則為上文已言鄭伯如會下但言髡頑卒所  
鄭伯髡頑卒又不可為上文已言鄭伯如會下但言髡頑卒所  
以須於會時書名以便宜言也鄭伯如會下但言髡頑卒所  
異不能釋得遂妄云被執若實見弑而此體見其文時  
亂臣賊子俱亂臣賊子實告懼者以其書法不隱而善惡明  
也左氏亦云求名而亡欲蓋而彰其欲善而不彰則何懼矣  
大亂臣賊子其君欲蓋而亡欲蓋而彰其欲善而不彰則何懼矣  
彼亂臣賊子知偽赴之可以免其罪則又母乃勸乎耳是  
由春秋啓之也若君實被弑曰疾赴遂從而書卒是春秋  
敢然手黎氏之曰若君實被弑曰疾赴遂從而書卒是春秋  
君豈有實告者乎木訥趙氏曰鄭自鳴澤以實弑而書卒是春秋  
庇逆賊也存耕趙氏曰鄭自鳴澤以實弑而書卒是春秋  
以絕楚自子襄伐鄭子駟方為不義者使謀觀戲之爭盟  
辭義甚正皆不敢爭必非敢為不義者使謀觀戲之爭盟  
何僖公未死之前安於從晉哉朴鄉呂氏曰諸侯於楚  
名此其名之者以卒于國也吳子過伐楚門于巢卒同  
從省文也諸侯卒于國也吳子過伐楚門于巢卒同  
都也為如會而卒也故師同與宋公佐卒見其文之異便  
諸侯而卒與許男卒于師同與宋公佐卒見其文之異便

有鄭伯見弑之說誤矣

公羊曰操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孰弑之其大夫弑之曷為不言其大夫弑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鄭伯將會諸侯于鄆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夫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為疆則不若楚於是弑之鄭伯鬻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手舍而卒也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劉氏曰臣乎子弑其父哉子弑父春秋不為中國諱也今何故忽為中國諱弑君乎又人弑其君不務正其辜而顧欲遮覆掩匿使為惡者不顯而御究者不報此所謂以利曰覆邦家者非君子之辭也又曰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

致其意也亦非也未見諸侯者記事之次序耳何足問乎

穀梁曰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為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其見以如會卒何也鄭伯將會

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其不言弑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境也日卒時葬正也劉氏曰穀梁曰其不言弑不使夷欲宗中國其大夫不從而弑之加乎中國之君非也鄭伯臣何有反匿首惡謂之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乎夫匿首惡之名使辭臣無所懼是乃使夷狄之民加乎國之君矣何言哉且穀梁子曰謂春秋書首惡則民加乎國之民加中國之君其悖哉莘老孫氏曰鄭伯自城虎牢之



季孫復往會耳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氏曰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歲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錄非本義不

九年春宋災

左氏曰二師令四卿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

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閔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闕其禍敗之彙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可

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如左氏言大夫在闕其禍敗之彙必始於火則商當以火災亡國也而史傳不載商災高之亡也以火則商當以火災亡國也而史其敗於楚以求伯諸侯見伐以不道非以災也宋商之後火在商而商必以災則齊陳鄭以不能君皆非以災也苟大兩觀災皆以大乎此蓋左氏見宋三書災而為此附會之言耳且四知正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皆非禮經之正故今擇其所叙人事之稍近理者附之本義云公羊曰曷為或言災或言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火



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何以書記災也外  
災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災也葉氏曰左氏經  
見於周宣榭而公羊穀梁皆作災則春秋固不書火也  
二傳獨以陳災為火反公羊又以此宋災為火二傳但  
以大為小國邑為辨故一之而不復較愚謂公羊嘗自言  
春秋為親者諱為尊者諱何得內有尖反甚之而為災  
邪夫齊豈王者後而  
莊二十年記大災邪  
穀梁曰外災不至此其志何也故宋也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左氏曰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  
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  
元亨利貞無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秋義之和也

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  
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  
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  
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謂而姦不可謂  
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  
能無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葉氏曰杜預以為穆姜  
居東宮據傳例夫人薨于寢則弗致今穆姜書夫人姜  
氏薨又書葬我小君穆姜則寢是嘗致之為夫人安得  
為薨于東宮乎凡公不薨于寢如臺下楚宮高寢之類  
經必謹而書之以正終穆姜審徙居東宮是嘗敗於成  
公既敗其母又不得薨于寢經何反不自地而以常法  
書乎曰今我婦人而與於亂穆姜雖有淫僑如之皐不  
應自暴其過如此則亦不近人情此蓋卜筮家者流假  
託穆姜為書者之言傳不能辨而妄信之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左氏曰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

門其二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子

孔曰晉師可繫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

曰不可案經言伐鄭而同盟矣左氏亦言晉姑盟而退

時再侵伐鄭也且左氏見公不致而會云爾

穀梁曰不異言鄭善得鄭也不致耻不能據鄭也案伐

同盟則鄭在盟矣觀楚子伐鄭則鄭與晉成可知也何必異言鄭哉且春秋不致者多矣何必為公耻哉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左氏曰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

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

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夏四月戊午會于柤

此傳與經不合而日月亦不合

穀梁曰會又會外之也劉氏曰非也會于戚吳人亦在

何不外之乎陳岳氏曰荀日以外之乎會于申淮夷亦在

秦亦夷矣不外而獨外吳欵斯書諸侯會吳者以吳子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左氏曰晉侯以偃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偃陽

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劉氏曰夫偏  
予人欲取其國以封向成耳既已擅戒諸侯又擅以其地  
為禮者諸侯誰不樂之禮何哉即以其族姓納諸霍人  
一邑誰不樂為此乎且經書戒備陽君死其位也傳云  
以備陽子歸安得此乎爾  
穀梁曰遂直遂也其曰遂何也不以中國從夷狄也謹  
侯因會吳道戒備陽故曰遂耳左氏杜  
氏得之穀梁謂不以中國從夷狄也

### 公至自會

穀梁曰會夷狄不致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存中國也  
中國有善事則并焉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汲鄭伯逃  
歸陳侯致祖之會存中國也葉氏曰公會夷狄而書公于

至自會至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傳謂之叛京師此  
惡事而書公至自伐侵則會夷狄與惡事未嘗不致也  
中國有善事則并焉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汲鄭伯逃  
不并如會于祖五月如侵蔡蔡潰遂伐楚此同時自不得  
異豈經用為異文哉鄭伯非裁何以謂之裁陳侯實逃  
妾不得言逃穀梁所謂汲鄭伯逃歸陳侯致祖之會皆  
非經意不足以為義愚謂桓二年公及我盟于唐書公  
至自唐莊六年拒王命納庶孽子衛書公至自伐衛其  
他以惡事致者不可勝紀穀梁繆妄甚矣

###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左氏曰庚午圍宋門于桐門經言伐不言圍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伐鄭

左氏曰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

滕已酉師于牛首春秋之時禮義不明以強弱為先後故先處于滕薛之上而左氏每以先

至為辭不足信也

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子輒

穀梁曰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惡上也劉氏曰非也若以盜

者指其君手殺其臣而謂之盜是不正其名也若以盜者固盜賊乎稱盜乃宜矣又盜何云弗以上下道也如穀梁子之意以上下道則曰盜殺大夫之君乃可耳則

成鄭虎牢

左氏曰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成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

魏絳成之書曰成鄭虎牢非鄭地言將歸焉鄭及晉平

案此傳與經無一合者經但言成而左氏兼言城夫虎牢城於八年之前未必遽壞也焉用再城而

梧及制而又成之經必書之今不書則傳妄也二年城之鄭而先書鄭此又妄之本義見之矣而左氏以為歸子追書繫之於鄭展轉生訛徒以惑世而已何益於經哉公羊曰孰成之諸侯成之曷為不言諸侯成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諸侯已取之矣曷為繫之鄭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案不言諸侯成之者象上諸侯伐

昔之命而戒之不可文以離至耳當特諸侯之兵皆在受者諸侯今為鄭何傷於地非諸侯莫之序乎虎牢繫之鄭也果諸侯莫之主有獨曰虎牢不可乎何用必繫之鄭使鄭為主邪

穀梁曰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劉氏曰非也城人必繫其國如其繫國矣乃常文又何決哉愚謂諸侯恃虎牢以謀楚鄭安得決而出諸外哉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公羊曰三軍者何三鄉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

者上鄉下鄉上士下士案禮固有大國三鄉次國二鄉

軍增中軍之兵不但增一鄉而已公羊但以上下鄉上

下士言之其未得所書之意乎又如公羊不分國之小

大而但以上鄉下鄉言之則五等之爵皆二鄉皆二軍手

穀梁曰作為也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

也華老孫氏曰案五等之爵當有降殺諸侯之國當有

也大小安得皆一軍乎范氏曰周禮司馬法曰萬有二

千五百人為軍二千五百人為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其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萬有五千人為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天子非義也總云諸侯一軍又非制也昭五年經曰舍

中軍傳曰貴復正也然則魯有二軍今云

作三軍增置中軍爾魯為次國於此為明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曰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

辨見成十年

公至自伐鄭

穀梁曰不以後致盟後復伐鄭也葉氏曰前此而伐鄭出

告伐鄭而已今雖盟而非其出告之事故復以伐鄭致

也此理之常也後復伐鄭者盟後鄭猶與楚伐宋在公

歸之後今何害於致盟哉

楚子鄭伯伐宋

左氏曰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

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如左氏說經當書楚子鄭

則是無秦師也杜氏乃謂秦師不書不與伐宋而還秦

楚子伐鄭有餘力也乃乞師于秦至伐宋乃還秦師無

是理也且杜氏無所考不過億度之辭耳啖氏曰秦經  
文勢鄭元屬楚未屬晉自與楚子伐宋耳傳言鄭與晉  
平故妾加將以伐鄭四字葉氏曰鄭既未嘗從晉則楚  
何為而伐之經但書楚子鄭伯伐宋則楚固未嘗先伐  
鄭也蓋傳既言鄭與盟故意以為楚伐鄭鄭伯逆之然  
經亦不書秦詹則其事皆無有也啖葉二說未詳是否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左氏曰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臯大國致  
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  
師懼師觸師蠲廣車軌車淳車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  
百乘歌鍾二肆及其鑄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  
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

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  
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無<sup>諸侯</sup>匿君之靈也二三子  
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  
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  
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  
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  
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  
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  
夫賞國之典也歲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  
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案晉悼公賢君也三年之中大勞諸侯而晉獨受鄭賂恐

無是理且君受人之賂而臣分在氏以為有禮豈不之  
於此又自公使臧孫紇以下至此亦非此事正傳姑綴

公羊曰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蓋鄭與會爾此說

公至自會

穀梁曰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據左氏曰

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行成遂會于蕭魚蓋伐

本謀服鄭鄭既服故不復伐而從會所以致會穀梁謂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穀梁曰行人者挈國之辭也解行人而不解

冬秦人伐晉

左氏曰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

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

交伐晉師已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葉氏

長秦孝公爵名不應先見於此既言晉師敗績當書秦

師晉師戰于櫟晉師敗績何為經但書秦人伐晉乎且

是時鄭已服諸侯同為蕭魚之役而歸矣安得尚言救

遂入鄆

左氏曰莒人伐我東鄙季武子救合遂入鄆取其鍾以

為公盥此傳於經

公羊曰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

也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劉氏曰非也伐一事也  
也三者不相亂明矣而猶云云不亦惑乎又此下有季  
也宿救台即莒人己取之者尚何救哉又十五年齊侯  
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公羊曰其言至遇何不敢  
進也是謂齊已取成矣明年又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即已取之者安得又有師城而取之乎又十五年公救  
成至遇下云季孫宿帥師城成即齊已取之魯安得  
郭之手

穀梁曰伐國不言圍邑舉重也取邑不書圍安足書也

案春秋書伐又言圍者多矣如隱五年宋伐鄭圍長葛  
之類是也曷可謂伐國不言圍哉原穀梁意謂此但當  
書伐不當言圍因下季孫救台而言圍爾非也圍自圍  
救自救春秋豈為救書圍哉

秋九月吳子乘卒

左氏曰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

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

魯為諸姬臨於周廟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

劉氏曰杜氏以為周廟文王之廟皆非也禮諸侯不祖  
天子大夫不祖諸侯則文王之廟魯何以得有之孔子  
曰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自三桓始也然則魯君僭  
上而立周廟三桓僭魯而設公廟矣左氏不知遂真謂  
禮熱豈不誤哉以實言之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  
姓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於義為足矣愚案經書吳子乘  
左氏書吳子壽夢未詳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左氏曰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揚梁以報晉

之取鄭也葉氏曰經書楚公子貞帥師侵宋不言同  
秦人則庶長無地亦非實其誤與前同

公如晉



左氏曰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趙氏曰大國使聘即須自往拜之是公無寧歲也而云禮也一何繆乎葉氏曰諸侯相朝已非矣豈有以大國聘而國君自往拜者謂之禮手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左氏曰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趙氏曰案從朝還非

有軍戎險難之事何書勞之有

夏取邾

左氏曰夏邾亂分為三師救邾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

用大師曰滅弗地曰入劉氏曰非也春秋之興所以示後世法非記難易而已矣勝國

何足記乎葉氏曰邾國也取非易辭也傳例曰凡勝國曰滅之獲大成曰入又曰克邑不用師徒曰取今又以取言易明大師曰滅以弗地言蓋傳不明經故為多岐以幸其中獲大城與弗地二義猶不相遠若勝國與

用大師則不知所謂取者亦屬之為附庸與取邑同辭者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左氏曰楚子疾告大夫曰不殺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

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

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

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

先君於彌廟者請為廬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

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

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

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

夫從之非本義不錄然亦可見大夫私謚其居也

冬城防

左氏曰冬城防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侯畢

農事禮也案勞民重事故春秋書之曰時曰禮皆非春秋意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

人鄭公孫蕞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左氏曰十三年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

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

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十四

年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

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

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

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莒蓋蒙荆棘以來歸我

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

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

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

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

裔胄也毋是剪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

我諸戎除剪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

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

而舍成焉於是乎有敵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  
不復我諸我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倚之與晉  
陪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  
于時以從執政猶敵志也豈敢離邊今官之師旅無乃  
實有所關以攜諸侯而臯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  
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  
無膏馬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  
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  
益敬其使劉氏曰此皆不實也諸侯解體非此成之過  
審矣范宣子豈不知邪何以言之哉去年蒐  
于繇土傳曰晉邾不由是歆和之諸事邪言與事不相應矣  
故遷有言語漏洩不如昔者

又曰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以成愷悌然則美或列於  
會矣經何以不序乎杜氏曰戎為晉屬比諸侯矣何故不  
今范宣子使戎子即事於會去私屬比諸侯矣何故不  
書乎即姜戎未為屬故得書者案戎子自云為先君不  
之戰時姜戎未為屬故得書者案戎子自云為先君不  
侵敵不畔之臣乃在文公之前不得云嚴戰時未屬晉也  
維此數者知傳所救都非信實康侯胡氏曰使舉上客  
而叔老於並書者以內卿行則不得書矣季孫宿以病  
為介而不使之免叔老介於宿而之體豈為得哉葉氏  
人輕其幣而敵其使於君命使人之體豈為得哉葉氏  
曰會所以存好也吳既告敗晉為之合諸侯謀楚是將  
以援吳則安得復數其既不德而退之手使舉上客春秋  
之法也今季孫宿與叔老並使齊者乎此蓋以  
以二卿並會如公與叔老並使齊者乎此蓋以  
左氏所叙後事之不實則會  
吳以吳敗故者亦未可實信也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邁  
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左氏曰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後又無功晉之耻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耻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釁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情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于向書于伐秦攝也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手對曰然欒釁汰雪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耳崇况其子乎欒釁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

而釁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劉氏曰左氏曰齊宋大夫不書情也北宮括無大體非春秋本意也愚謂欒鍼馳秦師而死士鞅奔秦等事皆未詳信否楚公子貞師伐吳

左氏曰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師棠以伐吳吳事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傲吳人自臯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或獲楚子宜穀葉氏曰棠經書楚公子貞伐吳而已據傳所言當書吳敗楚師於臯舟獲公子宜穀安得止記楚伐吳乎吳勝不應不告楚敗不應反告伐其說皆不足據愚謂庸浦之役以前事考之亦不足據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

于戚

左氏曰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案所列書非書本首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反向戌盟于劉

左氏曰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

重勞且不敢間

辨見成三年自孟獻子以下皆贅語也

劉夏逆王后于齊

左氏曰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趙氏

曰若有單子經不應不書故知妄也

公羊曰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劉夏者何天

子之大夫也此何以書過我也任氏曰天子之公當書

書伯如召伯毛伯是也大夫當書字如宰渠伯糾是也惟士則書名如宰咺之類是也劉夏春秋當書曰劉夏

穀梁曰過我故志之也設使過我也春秋當書曰劉夏

之法又使魯史以過我志之不知孔子修春秋亦但以前過我書之手此公穀之見局於一隅者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左氏曰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驕送葬非本義不錄

十有六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左氏曰晉侯與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

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

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

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趙氏曰案高厚若已在會

乃淪盟而逃歸經文不合不書僖五年會于首戴鄭伯

得此獨不書左氏此傳都不足憑也

逃歸不盟襄七年會于鄆陳侯逃歸並書以明其臯何

公羊曰何信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此非獨

亦刺諸侯之失政也

穀梁曰諸侯會而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

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夫矣固不臣然非以不書諸

侯而始見直叙其事而大夫之不臣自何見也鷄澤之盟書諸侯則文不明此不書諸侯

使袁僑如會之執故不書諸侯則文不明此不書諸侯

者以其中無事故直曰大夫夫耳

杜氏曰得之不勞更為義例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左氏曰秋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徵之齊侯曰是好勇去

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齊侯舉兵伐魯圍邑何暇成人好勇之名而去之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左氏曰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

歸諸侯鄭子驥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

叔從公齊子帥師會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夏六月次于棧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劉氏曰左氏曰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言諸侯之所可以會伯子男故示之義云爾非也主兵者居上自其班列同者諸侯與諸侯相從知大夫與卿大

夫相從若名位不敵卿雖主兵猶序諸侯之下貴王爵也去諸侯而言主兵者自可見耳何疑哉愚謂此傳俱未可信則遷國大事也豈有而不先謀諸大夫哉今許伯請遷國而晉合諸侯以遷矣而大夫始不可無是理也况諸侯果遷許許始不可春秋不應不書以示義

叔孫豹如晉

左氏曰以寡君之未禘祀此禘祀自古禘于莊公中來可見左氏之附會矣然其叙

事煩詳之說姑附於本義而辨禘祀之說於此云

三傳辨疑卷第十五

三傳辨疑卷第十六

襄公

十有七年宋人伐陳

左氏曰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卑宋也獲司徒春秋當書今不書傳妄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左氏曰取重丘取邑必書今不書傳妄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左氏曰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

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始又使其刑臣禮於士

以我挾其傷而死獲臧堅不見於經此其可疑者也

宋華臣出奔陳

左氏曰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使賊殺其宰華吳室  
賊六人以鉞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  
臯賊曰臯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  
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遂  
之左氏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耻也不如蓋之  
乃舍之左師為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甲  
午國人逐瘳狗瘳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  
奔陳案華臣使賊殺臯比之宰宋公怒矣左師懼矣不  
應無誅而遽舍之也既舍之則其事緩矣國人逐  
瘳狗未必敢入華臣氏使入華臣使華臣奔在九月而傳稱  
而遽奔哉皆不近人情况經書華臣使華臣奔在九月而傳稱

十一月達當以經為正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左氏曰白狄始來

華老孫氏曰假令嘗來故亦書來爾何論始來乎

公羊曰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

劉氏曰似近之矣其實非也王禮者本不及夷狄豈責夷狄以行朝禮哉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左氏曰執孫蒯于純留

孫蒯執行人既書豈有執蒯而不書之理乎

穀梁曰稱行人怨接於上也

案石買伐曹衛之君臣皆有臯也但不當因其為使

而執之爾非稱行人為怨接於上也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穀梁曰非圍而曰圍齊有大焉亦有病焉非大而足同

與諸侯同舉之也亦病矣劉氏曰非也春秋之信史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

會為之矣若未圍而言圍是豈得為信史哉

曹伯負芻卒于師

穀梁曰閔之也劉氏曰非也是非記事而已矣何閔之非有

十有九年公至自伐齊

公羊曰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未圍齊也未圍齊則其

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為抑齊為其亟伐也或曰為其驕

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劉氏曰非也若諸侯實未嘗圍齊者春秋何得

書之手且春秋所謂記事之書而非記意之意豈得揅意以為事哉

穀梁曰春秋之義已伐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盟不復

伐者則以會致祝柯之盟盟復伐齊與曰非也然則何

為以伐致也曰與人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劉氏曰

君取地却事也以伐齊致齊事也今欲以齊明知以却

明齊子無義以通之且書晉人執却子責晉已明知矣取

却田自郭水責魯已明矣又容書其實既自圍至不書

岳氏曰伐則言伐圍則言圍又容書其實既自圍至不書

至自圍而曰至自伐者圍本於伐非伐何得圍至不書

公至自伐鄭不書盟而書會如成七年公會鄭圍新書

救鄭盟于馬陵不書盟而書會如成七年公會鄭圍新書

取邾田自漵水

經嘗至圍也公穀之辭未經大過

公羊曰其言自溇水何以溇為竟也何言乎以溇為竟  
溇移也劉氏曰非也向者執却子乃為此爾且如公羊

乎何悖也穀梁曰軋辭也其不日惡盟也案經書自溇水為界者得杜氏謂

有委曲以水勢曲為常義非也論者穀梁以委曲為義非也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左氏曰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晉欒魴果從孫

應不書杜氏張氏以為兵并於林父亦不可據何則左氏曰欒魴帥師矣則非師也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左氏曰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案大夫帥師

惟無王亦無諸侯也聞喪而還禮之小者也苟一以禮稱之所謂不能三年喪而總麻是察之謂也

公羊曰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

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

在大夫也案春秋不書常事苟大其不伐喪則春秋

然後書之不伐喪小善也聖人不沒人之善而書其實故兼舉之以鑒後世而已

穀梁曰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

怒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為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

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

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為士匄者宜柰何宜揮帷而歸命

乎介趙氏曰案不伐喪常禮也更待君命是詐讓小善

非人臣盡忠之道也康侯胡氏曰使士匄未出境

如是焉可也。已至齊地，則進退在士。句矣。猶欲埠，惟而歸命乎。介則非古者命將，不從中覆。專制境，外之意。而况喪，必不可伐。非三軍之進，可疑。而待請司之。總殺伐之柄，以君命有所不受。三軍尚有何善。唯請命，以自累其作乎。愚臨有喪，君子所不忍。尚有何善。唯請命，以自累其作乎。愚謂還者，紀實事耳。穀梁有何善。唯請命，以自累其作乎。愚不達義矣。

### 齊殺其大夫高厚

左氏曰：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

不在朝市。又曰：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據左氏曰

齊高厚莒意恢楚卻宛等死，並是兩相殺而經以國討為文者，蓋殺者皆承君命而殺之。故不以累上之辭耳。且當據經文為正。愚謂光不於天命為尊，而爭位又其輕重之愛，姬其臯大夫而固從君於昏，然經書殺其大夫，乃臯其不請於王而專殺，爾非責厚從君於昏，舍崔杼殺之而書國討也。

###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左氏曰：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此亦左氏所謂齊殺其

###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左氏曰：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案

及晉平經，當書之。如暨齊平之法，今經無有。左氏妄也。

### 二十年仲孫速帥師伐邾

左氏曰：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

邾，以報之。劉氏曰：邾人驟至，謂十五年十七年也。至十

既報舊怨矣。何謂未報乎。然則仲孫速自以他故伐諸，不為報其驟至也。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左氏曰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案

大夫而見殺於其君其為大夫可知矣然據左氏所言則是樊能葉夷即華春秋所與也安得責其不與民同欲也哉况春秋凡書殺其大夫者乃識諸侯之無王而專殺未有責燮不與民同欲之意也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左氏曰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偏愬諸楚曰與蔡司

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書曰陳侯之弟黃

出奔楚言非其臯也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

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

案慶虎慶寅愬楚而楚討黃黃不應復奔楚然則左氏所叙皆妄也且兄無可去之義陳侯不道力諫侯

死而已今棄之而逃之夷狄豈無臯哉况春秋凡書弟者譏其兄不兄弟耳左氏以黃得稱弟之故而許偏則黃亦專國者也未可以無臯言也

穀梁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

親而奔之惡也諸侯之尊弟兄雖不得以屬通然以情本踈之而今親之以見親而奔之之惡也

先儒所謂以重書者是也非

叔老如齊

左氏曰齊子初聘于齊禮也左氏妄以禮許人由不知非禮之禮故也

季孫宿如宋

左氏曰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

享賦棠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賂之歸復命公享之賦

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案

戊聘在十五年今五年矣若報向戌之聘何其遲之至今邪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氏曰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案圍齊取邾田在二十八年十九年至今二十

四年美季孫宿嘗往拜師矣不應今復往拜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左氏曰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

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

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趙氏曰案

接於魯者悉書名鄭死莒慶秦術之類是也莘老孫氏曰邾小國其大夫未嘗見經而庶其得書者以其以邑

來奔不書其名則不知為誰也春秋小國大夫奔叛類皆書名左氏公羊以為重地案魯受叛人其辜大夫何謂重地而名之手葉氏曰左氏以邾庶其及莒耳夷邾黑肱為三叛人書名邾莒雖小國再命之大夫自得以名見莒有慶有挈知有界我固有常法大夫而以其邑叛而亦名也夫名不名春秋固有常法大夫而以其邑叛此與孫林父晉趙鞅荀寅士吉射何以異

公羊曰邾婁庶其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

以書重地也劉氏曰邾婁無大夫故須著見其名示有

以懲勸也辨又見左氏

穀梁曰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

漆閭丘不言及小大敵也不言出不言及皆文法不得言爾非接我與小大敵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左氏曰錮欒氏也辨見沙隨之會

公羊曰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何氏曰左氏經無此言則公羊從後記之

穀梁曰庚子孔子生辨見公羊

二十有二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左氏曰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

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

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

執共忠信薦信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

矣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

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邦衛胡氏曰欒盈之奔未甚於趙鞅之叛不錮趙鞅而

再錮欒盈此左氏之可疑晉為伯主兩合十二國之君

而制一奔臣此理之必不然者燕則會于澶淵之會而齊始

為哉齊平故也自諸侯圍齊之後至澶淵之會而齊始

平故商任沙隨齊侯與焉則諸侯之會以齊故爾愚謂

若據左氏二十一年春商任之會嘗錮欒盈矣齊初服

晉不應背盟納盈借使納之不應但為會錮盈而無相

責之事何不取盈而殺之乎今考之於經二十三年夏

復入于晉而不言自齊故亦不言自楚豈左氏見經不言

自楚而疑其自齊故亦不言自楚豈左氏見經不言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左氏曰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

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

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辜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於朝觀轅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雙言吾弗忍也遂縊而死使觀起有寵於子南有馬數十乘未有大辜未至於討也借使可討何為遽及今月子南乎且殺其父而謀於其子亦坐視其父之見殺此人情之不然者也使子南無辜棄疾當告於其父而逃之如其有辜而君殺之不可日棄父事讐也舜殺鯀而禹臣之古有是事矣左氏之事揆之人情既不合質之理義又不安焉可遽信也哉

二十有三年夏邾界我來奔

公羊曰邾婁異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劉氏曰此文過飾非之辭非要言也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左氏曰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

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

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

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予

常劉氏曰慶氏以陳叛役人相命各殺其長然則何以不曰陳人殺慶虎和惡謂果慶氏以陳叛又屈建從

陳侯圍陳二者皆擧之大者經何以不書而獨書陳殺慶虎慶寅之事乎如二慶果叛經當言陳人殺慶虎慶

寅若晉人殺欒盈之類也。不可據也。  
殺其大夫也。然則左氏未可據也。  
穀梁曰：稱國以殺，臯累上也。及慶虎、慶寅，累也。稱及猶言城諸  
及防之類也。非累也。其曰稱國以殺，辨見僖十年。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公羊曰：曲沃者，何晉之邑也？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于曲沃而入也。劉氏曰：非也。若盈能入晉，

不納，由于曲沃而入也。若盈能入晉，

不納，由于曲沃而入也。若盈能入晉，

不納，由于曲沃而入也。若盈能入晉，

不納，由于曲沃而入也。若盈能入晉，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春秋當書入夫不當書而書當書而不書，是何謂春秋乎？

春秋當書入夫不當書而書當書而不書，是何謂春秋乎？

春秋當書入夫不當書而書當書而不書，是何謂春秋乎？

春秋當書入夫不當書而書當書而不書，是何謂春秋乎？

春秋當書入夫不當書而書當書而不書，是何謂春秋乎？

春秋當書入夫不當書而書當書而不書，是何謂春秋乎？

春秋當書入夫不當書而書當書而不書，是何謂春秋乎？

春秋當書入夫不當書而書當書而不書，是何謂春秋乎？

春秋當書入夫不當書而書當書而不書，是何謂春秋乎？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意近似而辭未瑩。

意近似而辭未瑩。

意近似而辭未瑩。



為出在鑄臧武仲自知使告臧賈且致大祭焉曰紇不  
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辜不及不祀子以大祭納  
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  
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  
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  
辟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  
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  
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  
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公國常蕩公  
室季孫曰臧孫之辜皆不及此孟耕曰盍以其犯門斬

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于國之紀犯  
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非本義  
穀梁曰其曰正臧孫紇之出也

### 晉人殺欒盈

左氏曰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凡書殺者譏其無天子之命而專殺肱股之臣也此則作亂之賊人得而殺之故曰晉人殺欒盈與州吁無知等爾左氏以自外而不言大夫者又謂絕其君臣之稱者皆習於左又謂已非晉大夫者又謂絕其君臣之稱者皆習於左氏公羊之說而不之察者也

公羊曰曷為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辨見左氏  
穀梁曰惡之弗有也此論類公羊而尤淺近

二十有四年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左氏曰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大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冑於橐而冑入壘皆下搏人以接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故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法也皆笑曰

公孫之亟也楚子自棘澤還使遠啓疆帥師送陳無宇

劉氏曰左氏曰諸侯還救鄭然則何以不書於經邪諸侯相會而救患者義也春秋豈諱之哉且必若云救許得書也

陳鍼宜咎出奔楚

左氏曰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以二十三年左氏所

叙二慶事觀之則此亦不可據也

二十有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穀梁曰莊公失言淫於崔氏

繫春秋崔杼專權莊公書亂其事詳矣而穀梁以

失言為說陋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曹伯



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于朝子展執紼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節致司空致地乃還侯免媿社使男女別而纍以待于朝子展執紼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服臯矣何為其冬公孫夏復帥師而陳捷者俘獲也何出是無獲虜也則子產何用獻捷手有獻捷兄弟甥舅以知之哉成二年傳曰蠻夷戎狄則有獻捷非告事矣如告事而已不獻其功今傳謂子產獻捷則非告事矣如安得捷而獻狀

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左氏曰秋七月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案左氏言齊成矣然猶未明言齊之與盟也及杜氏解傳則曰伐齊而稱同盟以明齊亦與盟也夫經於夷儀之會列序諸侯之名至此則書諸侯同盟於重丘前日後比至明且約豈有齊人與盟之事哉伐齊則又曰夷儀之諸侯也何杜氏又增益之然杜氏解經則又曰夷儀之諸侯也何其自相悖哉

衛侯入于夷儀

左氏曰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案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使晉果喜執剽納行晉喜執之矣

公羊曰陳儀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謂衛君以

弒也劉氏曰春秋豈謂衛失位非剽臣也剽雖得國非衛

儀者猶突詐入于櫟公在鄆爾不須多疑而更紛紛也夷

十有二月吳子過伐楚門于巢卒

左氏曰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

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

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

射之卒

葦老孫氏曰如吳子過者蓋其行將以伐楚而

故曰門于巢卒也若吳子實為巢人傷之死則經書之

是以為戒見其輕身以侵伐而取死春秋惟魯事有諱

於諸侯又何擇言愚謂經言吳子門于巢而卒其義本

明而傳以為射之而卒大凡左氏之妄必撰其事以實

之人惡得不信若葦老道行過巢乃謂之說巢在淮西

公羊曰門于巢卒者何入巢之門而卒也吳子謁何以

名傷而反至乎舍而卒也在使傷而反至乎舍而卒不

穀梁曰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于巢者外乎楚也門

于巢乃伐楚也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

者見其以伐楚卒也見其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國過

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臯禮也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

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

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臯非吳子之自輕也趙氏曰

年鄭伯髡頑如會卒于操文義正同皆以便文耳公穀

之說非也愚謂非巢之不飾城而請臯亦不書在名以

見之且使大國過他國之小邑人名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左氏曰書曰甯喜弒其君剽言臯之在甯氏也案甯喜

實弒其

君非歸臯於甯氏而加之弒也弒君  
大矣而左氏之言如此亦可謂不知言矣  
穀梁曰此不正其日何殖也立之喜也君之正也陳曰岳  
夫臣弒君人倫之至惡凡稱國人弒君國無道也稱  
臣稱子以弒臣子無道也穀梁謂為正不書日噫謂之  
弒君焉有正不正邪日不日邪愚謂以少悟矣  
日月為例其弊至此讀者可以少悟矣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左氏曰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臯孫氏也

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

戮也使林父以戚如晉經當書曰孫林父以戚入于晉

邑其臯若何而經不書邪左氏本謂林父以戚如晉而

春秋改其文曰入于戚以叛為專臯林父而不責晉夫

盜人之物者盜固臯也其受盜之物者獨臯欵左氏

又曰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以退謂林父

專祿以周旋此義施之常人則可林父逐衛侯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左氏曰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不假令非國納

乎此皆一字褒貶之弊而不一

公羊曰此諉君以弒也其言復歸何惡剽也曷為惡剽

剽之立於是未有說也然則曷為不言剽之立不言剽

之立者以惡衛侯也陳岳氏曰三傳不考經意曲立其

衛侯入夷儀矣所謂復歸者復歸于衛紀實事也何惡

剽之有剽篡立固可也然復歸二字豈足以見惡也夫衛

侯不君固可惡也然不言剽之立豈足以見惡也夫衛

實哉此皆推測之論

穀梁曰日歸見知弒也案經明書衛侯入于夷儀而甯  
矣雖不日歸亦見知弒也  
不特知弒也實使之弒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左氏曰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成茅氏殖綽伐

茅氏殺晉成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

如遂從衛師敗之圍雍鉏獲殖綽復愬于晉晉人為孫

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左

氏曰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則是

晉主衛術也何為復成衛茅氏而衛有殺晉成三百人

之事乎是其

自相戾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氏曰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

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趙武不

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啖氏曰蜀

公子嬰齊澶淵之會書鄭良霄左氏言澶淵之會趙武

不書尊公也如若此良霄何以不尊公乎蓋時會者非

趙武則是未命之卿耳而左氏曲解之劉氏曰此皆不

足信於經無以見之愚謂經但書會爾不書伐衛也不

黨叛也其鼻若何而經不書耶鄭加宋上則鄭為卿宋

為微者即書于上則邾莒小國可以冠齊宋也  
晉人執衛甯喜  
左氏曰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  
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秋七月齊侯

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輔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臯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鸞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劉氏曰左氏云使爾者經何故不云以歸乎愚謂經書晉執甯喜事在秋而傳為在夏傳謂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杜氏解女齊司馬侯歸晉而後告諸侯故經書在秋皆不通之論蓋告諸侯者必曰某月某日執衛甯喜豈有書告日之理

哉且執君與執臣孰重孰輕今執君不書於經而執臣乃書之則是捨重而書輕也况甯喜為執君之賊執之當也衛衍當復者也執之不當也今當執而書不當執者反不為衛侯故適晉鄭與之繆也又齊為大國與晉有隙必不為衛鄭二公適晉使二公適經亦不通亦未為衛侯故而齊鄭二公適晉使二公適經亦不通亦未為衛侯公羊曰此執有臯何以不得為伯討何氏解曰甯喜執伯討愚謂公羊謂不以其臯執之則得之矣乃不於事上見之而於稱人之一字見之亦一字褒貶之弊也以稱人不得為伯討則稱爵者為伯討手皆非的論也

二十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左氏曰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豹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杜氏曰為明年



慶封來奔傳愚案皆非  
來聘來奔本義不錄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  
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左氏曰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  
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  
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  
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  
辭戊申齊慶封陳湏無至甲寅晉荀寅盈從趙武至丙辰  
邾悼公至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  
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

之不能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若辱於  
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  
木使馮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  
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晷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  
自陳存勢成矣晉侯明使諸侯聽命於楚而大變也  
以往春秋未有不比趙武也左氏而浮誇乃謂是會多  
聖人早生其不此齊秦又言而悼公勝之乎愚按左氏  
齊秦許之今經無齊秦又言而悼公勝之乎愚按左氏  
禁王所說他國諸相見者也言而悼公勝之乎愚按左氏  
而後會則為秋之月又寅合於師至矣且其詳哉夏是  
史元無日也而左氏豈得尼美其多文辭皆無可笑之  
馬置折俎而謂之禮又謂仲尼美其多文辭皆無可笑之  
尤者又左氏見此會無齊秦則尼美其多文辭皆無可笑之  
又以為齊宋請之亦可謂善為誕辭矣故予擇左氏之

粗信者附于本義云

### 衛殺其大夫甯喜

穀梁曰稱國以殺臯累上也甯喜弑君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嘗為大夫與之涉公事矣甯喜由君弑君而不以弑君之臯臯者之惡獻公也稱殺其大夫甯喜非弑君之臯臯甯喜也乃獻公不以弑君之臯殺甯喜耳累上之辭辨見僖十年

### 衛侯之弟鱣出奔晉

公羊曰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鱣曷為出奔晉為殺甯喜出奔也曷為為殺甯喜出奔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

吾意也孫氏為之我即死汝能固納公乎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為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為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鱣約之獻公謂公子鱣曰甯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鱣約之子固為我與之約矣公子鱣辭曰夫負羈繫執鉄鎖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納言為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公子鱣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鱣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河攜其妻子而

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劉氏曰公  
歸至殺審喜然則喜非復有他辜也衛侯以弑君誅之耳  
以弑君之辜誅之何為不以討賊之辭書之乎謂衛侯  
不當誅喜手何以責也

穀梁曰專喜之徒也專之為喜之徒何也已雖急納其

兄與人之臣謀弑其君是亦弑君者也專其曰弟何也

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

出奔晉織絢邛鄭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秋無兄弟

去之義穀梁乃謂合乎春秋果合乎  
春秋則春秋以為常事而不書矣

秋

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左氏曰季武子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

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盟

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

也又曰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

趙孟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

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晉

荀寅遂如楚涖盟劉氏曰左氏不書其族言違命也

同人之私失位甚矣非也蔡沈曰左氏不書其族言違命也

有可重社稷猶曰專之命輕命出季氏而巳也夫魯欲自

益而誠使魯國季氏之多矣反謂不當疾之雖偷得一會也

楚光晉軟而經光書晉左氏非以謂仲尼追之邪又是會也

而視邾滕之事仲尼猶亦必知其非公命也仲尼知其非公命也

而莫之元也十年亦悖乎愚案此盟之後二十九年  
孫不書於春秋則齊未嘗請於宋至且叔  
之類而左氏乃曰違君命不覺其書族足見其曲晉有  
而撰事以實之故讀盟者不覺其書族足見其曲晉有  
信也亦妄也晉而上而晉王夏盟先矣魯史必爾又以  
楚本安其得蓋正孔子修春秋必曰宋公諸侯直夫盟  
也若宋公與盟春秋必曰宋公諸侯直夫盟  
自見安其得蓋正孔子修春秋必曰宋公諸侯直夫盟  
尤見安其得蓋正孔子修春秋必曰宋公諸侯直夫盟  
楚若宋公與盟春秋必曰宋公諸侯直夫盟  
盟之近信者附于本義而猶未敢必其然也  
公羊曰曷為再言豹殆諸侯也曷為殆諸侯為衛石惡  
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劉氏曰非也此乃一事再  
殆諸侯比諸侯亦小國爾何至諸侯遂危懼之乎皆事  
盟手衛比諸侯亦小國爾何至諸侯遂危懼之乎皆事

之不然者愚謂設使諸侯之石惡義亦不在再言豹也  
再言豹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劉氏曰非也此乃一事再  
不過不豹能正名其義以殺之甚耳且使君臣亦與  
不也者同科殆之若此其甚且使君臣亦與  
惡也者而諸侯殆之若此其甚且使君臣亦與  
同主夏盟乃不殆之若此其甚且使君臣亦與  
君者棄十乃不殆之若此其甚且使君臣亦與  
未聞諸大夫之而殆林父也而反殆惡人之徒可公羊  
疑其名之惡乎而殆林父也而反殆惡人之徒可公羊  
遂殆其惡乎而殆林父也而反殆惡人之徒可公羊  
穀梁曰溴梁之會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  
臣也晉趙武耻之豹云者恭也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  
大夫臣也其臣恭也晉趙武為之會也劉氏曰非也  
凡一事而再見卒名之爾不以為恭也愚謂溴梁之後  
盟不曰夫諸侯也且春秋及諸侯之史也魯史既書魯  
侯不曰夫諸侯也且春秋及諸侯之史也魯史既書魯  
則不必再曰某大夫及諸侯之史也魯史既書魯

耳此宋之盟既大魯侯之爵則必不須明豹及諸侯之大  
夫盟若曰之及體當何則文在比自為例也且曰諸侯之  
諸侯皆所製大言夫盟武為不臣今大夫主夫自為會又自  
以為歸美於趙武為者蒙上而夏爾而以引夷為亂中  
國及為歸美於趙武為者蒙上而夏爾而以引夷為亂中  
夫自為歸美於趙武為者蒙上而夏爾而以引夷為亂中  
之徒亂春秋而已凡此類者必屏絕之然後經之本義見矣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左氏曰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  
失閏矣劉氏曰左氏曰於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正月建子難今以無冰為災皆朔一反不能置閏之術求  
情也閏有常率三十七月必逢之如傳所言情也再失閏  
置閏者則司曆廢閏始七月也且彌五年矣兩云其亂以  
春秋何能駭俗亦非人情也葉氏曰明或有誤以十  
月

月為一則二月者若辰果在申而再失閏當自二十五  
失一則二月者若辰果在申而再失閏當自二十五  
手杜預為預置兩閏之見然則前二書故序不告正月齊  
也苟有見焉則前二書故序不告正月齊  
朔王正之見然則前二書故序不告正月齊  
頓置兩閏之見然則前二書故序不告正月齊  
既非傳所載則傳之為妄不待攻而破也言既無見今  
二十八年春無冰

左氏曰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  
淫於玄枵以有時蓄陰不堪陽蛇乘龍宋鄭之星也  
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  
為皆葉氏曰周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不可封域  
為皆葉氏曰周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不可封域

也所謂九州之內者地所封若非所以九州為別言諸侯之封也  
域在九之內者地所封若非所以九州為別言諸侯之封也  
是時豈有十二侯之謂之辨乎自春秋後列國大小因併  
始舉其宿配者以當天之謂之十有二諸侯後世因併  
方之配者以當天之謂之十有二諸侯後世因併  
齊媿為衛降妻為魯大梁為趙次星紀為宋折木為首玄為  
周亦與諸侯共家分晉趙與大梁實沈為宋折木為首玄為  
星紀為與諸侯共家分晉趙與大梁實沈為宋折木為首玄為  
始見而越亦安能常若合符契後世所記梓慎禘禘越與  
竈之徒以星次言愚謂魯國乃春無冰後世所記梓慎禘  
辭習其見而星次言愚謂魯國乃春無冰後世所記梓慎禘  
常行春令月雜紀之謂愚謂魯國乃春無冰後世所記梓慎禘  
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洎釋者也蝗為可歲則陰陽反  
則旱可國時雪不降冰凍洎釋者也蝗為可歲則陰陽反  
之地邦豈使其君恤天災之而移也其年之秋果大雩

夏衛石惡出奔晉

左氏曰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去國奔之非

謂也石惡之臯不可知其出奔則其  
人可知矣出奔而立其子安得為禮哉

邾子來朝

左氏曰邾悼公來朝時事也崇氏曰前傳載晉韓起聘於

宰旅杜預以其時事為四時貢乎杜預謂非宋盟此蓋傳前  
魯者何至其居自修其貢乎杜預謂非宋盟此蓋傳前  
設載齊事故以邾為

仲孫羯如晉

左氏曰孟孝伯如晉將告為宋之盟故如楚也葉氏曰

楚既同魯不爭諸侯則固不嫌兩並  
朝也若猶爭而各欲為主又何告焉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左氏曰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王人來告喪

問崩曰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甚哉左氏之繆也  
周去魯其地遠即不可以祭已田赴魯而遊書未甲寅之固來  
可書其既來臣豈可責其君來赴之日而徵過哉設使人  
哉又魯為人在臣豈可責其君來赴之日而徵過哉設使人  
徵過亦不在改祭已之日崩之問以見義也夫王使人  
來告喪必曰天若此類者徒亂春秋而已矣  
甲寅之理哉若此類者徒亂春秋而已矣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左氏曰釋不朝正于廟也楚人使公親祔公患之穆叔  
曰祔殯而祔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挑芻先祔殯楚人弗  
禁既而悔之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  
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公還及方城  
季武子取卞使公治問壘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

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敢告公治致使而退及舍而  
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祗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  
可以入手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欲毋入榮成伯  
賦式微乃歸劉氏曰非也他日公在外不朝正多矣何  
公之不憚煩愚謂不審笑維不釋於此猶足知也魯何春秋  
之廟則義有未盡耳自楚人使公親祔然但言不朝正  
以下事之信否不可知以非本義不錄  
公羊曰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存君者聖人之  
公在楚以見義書公在楚正以見朝正之心也然公在夷  
狄之廷耳劉氏胡氏張氏諸儒以見朝正之心也然公在夷  
有以啓之彌之理  
而後世莫之辨也  
穀梁曰閔公也子案脩春秋以明大義於天下則不以姑

息而昧  
大義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

穀梁曰喜之也致君音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

義也且劉氏曰非也公如齊如晉而致者多矣又何喜乎

此臣子忠君之心凡魯史書至者君歸告廟之常法

閻弒吳子餘祭

左氏曰吳人伐越獲浮馬以為閻使守舟吳子餘祭觀

舟閻以刀弒之案經曰閻則門者也左氏亦自曰以為

曰以刀弒之亦近乎贅若吳人伐越獲浮馬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

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穀梁曰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

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

以城之此變之正也案諸侯有土地有人民其力足以

諸侯以為大夫當夏城之乎

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氏曰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

家臣展瑕展王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

一耦鄆鼓父黨叔為一耦非本義不錄

杞子來盟



左氏曰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義見桓二年滕子來朝

吳子使札來聘

左氏曰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禪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王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泯泯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鄆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

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泯泯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鄆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

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削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箛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

邑無政乃克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鮪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鍾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臯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

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勉於難存耕趙氏曰周王之喪未踰年豈得以請觀周樂為榮故論樂則剽竊諸論妄加品藻而以為問德之衰列國之王卿如叔穆子晏平仲子產之徒駭於創見交稱其賢三傳從而誇大之

公羊曰吳無君大夫此何以有君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柰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謁曰今若是進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為

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比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慕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

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為臣則宜有君  
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  
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為不足乎季  
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  
札來聘其君同僚在乃今之夏十是夷昧與僚未為君也  
吳不弑其君僚在乃今之夏十是夷昧與僚未為君也  
秋不應未見讓國之事而預於三年前之喪也  
與餘祭夷未見讓國之事而預於三年前之喪也  
以我祭夷未見讓國之事而預於三年前之喪也  
當召其身於國所欲速死何而逃之他國立為僚  
之僚則自失國於所欲速死何而逃之他國立為僚  
君僚則自失國於所欲速死何而逃之他國立為僚  
而季子則不殺之賊人與所當民之不為仁且義使  
第相傳而不殺之賊人與所當民之不為仁且義使  
而季子則不殺之賊人與所當民之不為仁且義使  
比古賢臣而有紂多矣而公羊以季子為臣而禁以宜有君子

意謂春秋命秋書札而稱命大夫則書其臣而分美於  
也謂春秋命秋書札而稱命大夫則書其臣而分美於  
常以公羊命秋書札而稱命大夫則書其臣而分美於  
又立未嘗許夷又為賢者不一而足既書其臣而分美於  
自祀民人嘗許夷又為賢者不一而足既書其臣而分美於  
廢祀民人嘗許夷又為賢者不一而足既書其臣而分美於  
身命非其人嘗許夷又為賢者不一而足既書其臣而分美於  
受病之入其國主亂立者乃吾左氏曰誰敢未嘗去死苟  
名與春之秋處其國主亂立者乃吾左氏曰誰敢未嘗去死苟  
疆之辨秋前以國也立者乃吾左氏曰誰敢未嘗去死苟  
夏之國辨秋前以國也立者乃吾左氏曰誰敢未嘗去死苟  
同聘史氏故尚辭殊不書其來聘自突然稱子實論稱其  
來聘史氏故尚辭殊不書其來聘自突然稱子實論稱其  
始至非史氏故尚辭殊不書其來聘自突然稱子實論稱其  
一非史氏故尚辭殊不書其來聘自突然稱子實論稱其  
夏爾今公專氏使而書之詳聘自突然稱子實論稱其  
曰吳子今公專氏使而書之詳聘自突然稱子實論稱其  
可春吳子今公專氏使而書之詳聘自突然稱子實論稱其  
可春吳子今公專氏使而書之詳聘自突然稱子實論稱其



三十年春楚子使遠罷來聘

左氏曰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 非本義不錄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穀梁曰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

夷狄弒君所以明春秋必書者所以明春秋

夷狄必有君父也 般弒其君父而書於春秋矣及以不曰而夷之手

五月甲午宋災

宋伯姬卒

左氏曰或叫于宋大廟曰譖譖出出鳥鳴于毫杜如曰

譖譖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

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案經但書伯姬卒不言死于

災之下故妾為之說耳夫火其亦當避之待姆天不特年

如此愚婦或以夫不特之婦也雖水火至其側姆亦何事而不

邪若以火驚而人則或有之矣古者列女有寧死而不在

義者謂其身不孝孰甚焉左氏譏其非女而待人固未

盡其義殺梁又不孝孰甚焉左氏譏其非女而待人固未

穀梁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

卒柰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

手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前卒之日加於火有日者伯姬之卒適同其日也書本是以兩事在梁誤合為一故疑其遠火而曰非義也哉夫禮有經所見也禮曰男女至不避相授受道之故盡豈非義也哉夫禮有經不相授受也若火至而避相授受道之故盡豈非義也哉夫禮有經爾若受之謂之喪祭相授受道之故盡豈非義也哉夫禮有經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夫杖之道而走豈其信也哉子之誠以事父之身杖則受大杖則走夫杖之道而走豈其信也哉子之誠以事父之不得以事之遺父也夫杖之道而走豈其信也哉子之誠以事父之為婦道猶事其父也夫杖之道而走豈其信也哉子之誠以事父之天王殺其弟佞夫左氏曰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

為靈王御士過諸庭聞其歎而言曰為乎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感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為逐成愆成愆奔乎時五月癸巳尸言多劉毅單蔑井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臯在王也案景王已立三年佞夫且春秋書天王殺其弟佞夫臯在王也案景王已立三年氏謂五夫大殺佞夫而歸臯於天王則不合於經矣五大夫殺佞夫則於天王相殺也聖人豈肯歸過於天王哉毅梁曰諸侯且不首惡死天子乎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毋弟耳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

此說近似然義亦未盡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左氏曰叔弓如宋葬共姬也經旨已明不用復出

公羊曰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

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

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

傳毋不下堂傳至矣毋未至也逮乎火而死義見本義辨見穀梁伯姬卒

穀梁曰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卒災故

隱而葬之也隱而葬之何補於教而書於春秋乎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左氏曰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

奔又入鄭非鄭不稱大夫乃討賊之辭非自外至也

穀梁曰不言大夫惡之也良霄雖可惡然非以惡之而去其大夫之號彼既作亂則

史法自當如此書爾

冬十月葬蔡景公

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案臣弑君子弑父

君者多矣不書葬者亦多矣獨無君子辭為中國諱手辨又見桓十八年

穀梁曰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卒而葬之不忍使父

失民於子也劉氏曰凡不書葬者豈失民之謂乎苟為此言以應問可也非所以明春秋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



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左氏曰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  
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  
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  
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  
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  
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  
載爾偽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左氏曰謀歸宋則既而無  
見十二國皆稱人不書大夫諱之也歸宋財既而無歸  
大夫求其說而不得故諱歸宋財既而無歸之言以

解之又誤叔孫豹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  
鄭罕虎之名以實之又誤諱魯大夫前書蔡世子弒其  
巧則巧矣而不知其失經旨也前書蔡世子弒其君次  
書葬蔡景公而謀宋二國之大夫會而謀宋子弒其君  
弒君父之大而謀宋二國之大夫會而謀宋子弒其君  
係林父叛其君樂盈作亂春秋左氏以為僅失信而已  
而遂不書其君樂盈作亂春秋左氏以為僅失信而已  
今乃為魯卿諱一失信而不書豈知言哉春秋且不諱

公羊曰宋災故者何諸侯會于澶淵凡為宋災故也會

未有言其所為者此言其所為何錄伯姬也諸侯相聚  
而更宋之所喪曰死者不可復生爾財復矣此大事也

曷為使微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卿不得憂

諸侯也劉氏曰公羊曰錄伯姬也非也宋災故者豈蓋  
相聚而更宋之所喪何為大事也曷為使微者卿也非  
何卿不得憂諸侯也亦非也大事也曷為使微者卿也非

諸侯耳何用必其非諸侯之命乎愚謂經言其所為曰  
宋災故也公羊亦自口會耳澶淵宋災故也公羊又自  
曰死者不可復生則無可錄伯姬此會豈非謀宋之災  
可以謂錄伯姬乎公羊既為錄伯姬則是經之所書者  
善辭也而又稱人  
以貶豈不自疾哉

穀梁曰會不言其所為其曰宋災故何也不言災故則  
無以見其善也其曰人何也救災以衆何救焉更宋之  
所喪財也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不入中國無侵  
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劉氏曰非也一  
財小事耳諸侯何至羣聚而謀之乎以此為善是春秋  
賞小惠而不貴道也又曰其人何也救災以衆亦非也  
澶淵之會本謀宋災無有中國謀夷狄之謂救災乎愚  
為之言爾

三十有一年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穀梁曰楚宮非正也此說近之但不分明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穀梁曰子卒田正也卒者孫氏曰春秋未逾年之君書卒又不得地穀梁以日月為例以子為正又不可爾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通越子以子野卒為有地而疑脫之未可知爾

左氏曰莒挾比公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又廢之挾  
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與因國人以及莒子弑之  
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與吳出也書曰莒人弑其君  
買朱鉏言臯之在也劉氏曰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如是則子弑父也子弑其

三傳辨疑卷第十六

父春秋不書父又曰書曰而莒人弑之其君買朱鉏言臯之也  
左氏則不信受經而棄之從也康侯地之性莫甚於斯言矣州臯之  
當曰展與因國棄傳之可也攻莒密州之乃立而後來謂其有文莊固  
繆氏則信經而棄之從也康侯地之性莫甚於斯言矣州臯之  
為以字爾愚謂左氏之可也攻莒密州之乃立而後來謂其有文莊固  
臯之以字爾愚謂左氏之可也攻莒密州之乃立而後來謂其有文莊固  
氏之言也則實為其子明弑之宮人弑其君買朱鉏言臯之也  
手故也皆不其可通聞子弑之宮人弑其君買朱鉏言臯之也

五